

“冬至”在每年冬季的第二个月份,时值“仲冬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上说:仲冬之月,“冰益壮,地始坼,鶡且鸣”。冰壮地坼,是说寒冰增强,土地冻裂。气候寒冷得连鸟儿也懒得歌唱了,此时天气才真正进入一年中最寒冷季节。

早在南北朝时,梁朝人宗懔在他的《荆楚岁时纪》中,就记载了那个时代楚地人家进入仲冬时节,准备越冬的生活情景:

“仲冬之月,采撷霜燕、青、葵等杂菜干之,并为咸菹。”

将霜燕、青、葵等菜蔬晒干,腌成咸菜过冬,北方如此,南方亦不例外。

清代乾隆时期,日本长崎地方官中川忠英,通过调查采访在长崎经商的中国商人,了解到当时中国闽、浙、苏一带民间风俗、传统习惯以及中国社会朝、野的一些情况,编成《清俗记闻》一书,其“冬至”一节,记载了当时清代官员和民间平民对于“冬至”日的重视,仪式颇为庄重:

十一月冬至之节,在京大小官员与年初同样,穿着朝服进宫朝贺。外地官交诣寺庙参拜龙牌,因是“一阳来复”之即,家家均设酒宴庆祝。不论贵贱,均吃团子。

“冬至”的当日就进入“九”天。“九”,是九九的简称,大概是取《易》上的阳爻,“九九”到了极至,有天气“极寒”的意思。对于时令的“九”《汉语大词典》解释说:

由冬至日起,历八十一日,每九天为“一九”,按次序定名为“一九”至“九九”。

古人对于寒冷的“九”天怀有敬畏之心。“九”与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不同,八十一天寒冷而又漫长。在这段时日里,天寒地冻,朔风凛冽,正是天下人蓄气之时,有的是闲暇,而冬日难耐,于是想出了一些消磨时光的雅事来。

清代潘荣陛著《帝京岁时记胜》

最奇特的雪景是雪乡。西伯利亚的寒冷夹杂着日本海的暖湿气流,使北国的寒雪又蕴含着南国的粘濡,一场大雪一层雪痕,层层积雪像层层树轮粘在树上、地上、房上。没有风吹,积雪不落;没有日烤,积雪不化。向远望:漫山满谷层林尽白,千树万树“梨花”盛开。视野中只有不同层次的白,没有第二种颜色;近处看:每一棵树都变成了玉树,每个枝头都盛开着琼花;清晨五点多,坐着拖拉机爬上羊草山,月牙挂在如洗的碧空,脚下是没膝的白雪,眼前的一排排小树散落在山谷中,银装素裹;抬头看,蓝空、黄月、白山、银树,满眼的玉洁冰清,纯净的童话世界。我举起相机,想给身边的同事拍照,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:“我觉得自己太污浊了!真不忍心破坏了这么纯净的画面。”当时我们哈哈大笑不以为然,后来看那时拍出的照片,果然,凡有人的画面都可用一句话形容:万物皆清无人浊。

让我惊艳的还有黄石大峡谷的雪,那是我遇到过的最恢宏的雪景。大峡谷深不见底,两山壁立,一水中流,即使没有雪的装扮,各种层次的红黄色的岩壁与蓝绿色的黄石河若披上夕阳的光辉,也是一曲色彩的交响乐。更何况我见到了大峡谷的雪妆,而且是一夜雪后空

## 民俗物候

# 闲话“数九”

李国春



乡村货郎 三毛 摄

中,有一则“九九消寒之图”的介绍:

至日数九,画素梅一枝,为瓣八十一,日染一瓣,瓣尽而九九毕,则春深矣,曰《九九消寒之图》。傍一联曰“试看图中梅黑黑,自然门外草青青。”

《九九消寒图》是旧俗冬至后八十一日之计日图,简称“九九图”,是文人雅士在冬日里一种消遣的雅玩,如同上古人民结绳记事一样,不过多一些雅致罢了。

元代杨允孚《滦京杂咏》诗描写了另一种消寒图景,诗中吟道:

试数窗间九九图,余寒消尽暖回初。梅花点遍无余白,看到今朝是杏株。

诗后有小注,写尽闺中女子娇媚怀春之态:

冬至后,贴梅花一枝于窗间,佳人晓妆,日以胭脂图一圈,八十一圈既足,变作杏花,即回暖矣。

这就更加有趣了。闺中佳丽,贴一幅梅花图于窗户上,勾勒的梅花点缀枝上,共八十一瓣。冬至后数九寒天,每日晓起梳妆,顺手揩一点胭脂涂于梅花瓣上,八十一瓣涂满,一枝墨梅化成满枝的杏花,天天灼灼地开放在窗前,此刻,一个“九”天亲手绘成的佳作,顿时就成了报春的信使。

清代徐珂在《清稗类钞·时令类》中记载了当代宫廷别样消遣寒冬的玩法:

宣宗(道光帝)御制词,有“亭前垂柳,珍重待春风”二句,句各九言,言各九画,其后双钩之,装潢成幅,曰《九九消寒图》。题“管城春色”四字

于其端。南书房翰林日以“阴晴风雪”注之,自冬至始,日填一画,凡八十一日而毕事。

这样的消寒图既有功用性又有审美意味,“亭前垂柳,珍重待春风”,一共九个字,每个字笔划正好都是九划,一日填一笔,填完九字八十一划,正好“九”尽而春来。猜想宫廷里王孙们该当以此种游戏作为冬天的日课:既体悟了时令的含意,又练习了书法,一举而数得。真的惊叹发明此“消寒图”者那份雅趣与智慧。

旧时,这种消春图大概不仅限于供宫廷内王孙们冬日的游乐,民间读书人家的子弟何尝不以此作为寒假里的功课,借“数九”认知物候,习书画而陶冶性情?只可惜这些旧时的好东西被渐渐丢弃,不为今人所知所用,成了远去的记忆。

古时每逢节令必有谚语记之,这些谚语形象而易记。《帝京岁时记胜》里就有关于“九”的谚语:

一九、二九,相逢不出手。三九、四九,冰上走。五九四十五,穷汉街前舞。七九六十三,路上行人着衣单。

中国各地民间都流传着关于“数九”的谚语,表述各异,意思大致相同。桐城民间流传的“数九”谚语,朴素而真切,形象生动有趣,且朗朗上口:

一九、二九相见不出手。三九四九,冻死之猫狗。五九六九,河边看柳。七九六十三,行人把衣单……。

几句大致押韵近乎歌谣的农谚,就概括了“数九”严冬时序的递进、物候的变化以及人顺时而变的生活、生产规律。

清代赵翼有《消寒诗》写道:“转眼消寒过九九,春光又到艳阳时。”都来数“九”吧,“九”尽,春风拂柳,万象更新。

## 边走边看

# 雪 忆

马元春

山无人的雪景。俯瞰峡谷,峡谷下面的山峦和黄石河皆如蜿蜒的银蛇,谷底散落的树木像朵朵盛开的白花,峡谷两壁凸出的各色暖调的岩壁镶嵌着点点白雪;身边的森林银装素裹:高大的黑色棕色的树木、倒下的巨树以及不少立着的断树,形态各异。最神奇的是山谷间蒸腾着的朦胧气氛:云未都开,雾未全散,泛着各色暖昧光芒的太阳时隐时现,真的是云蒸霞蔚。雪很厚,但没全盖住山林;云只是飘然,并不都遮住天;太阳也只偶露霞光,不是红遍了天。所有的美都展现得那么有度。山谷中的一切景物包括我们,都被橘黄的太阳和折射到山谷的色彩映得一会儿红、一会儿黄、一会儿粉。云在动,光在动,雾气在动,万物的生机涌动在峡谷间,真是“此景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见”。我们几人激动得冲着山谷大声赞美,手中不停地按动着快门,女儿却说:“拍不出来,拍不出来,妈妈,有种叫现场氛围的东西是表现不出来

的。”还真是,低头翻刚刚拍的照片,无比的失望,只能用“平庸”来评价。那种肉身能感觉到的气氛和灵魂才能感知的神秘,一台冰冷的机器如何能再现出来呢?

永远刻在脑中的还有第一年到北大荒的那场初雪。我所在的学校和宿舍坐落在连队最边上。从窗外望去,无尽的荒原天地相连。九月份的那场鹅毛大雪就在黑色夜幕笼罩的荒原铺天盖地而来。从未见过的(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所见的)两寸余长的大雪片,如片片白鹅毛,全部是一个姿态——横摆着,白花花软绵绵浩浩然从天而降,一会儿功夫便万物皆白;再一个多时辰,雪已经快半尺厚。没有一丝光干扰的纯黑的夜空,镶嵌着没有一点尘污染的纯洁的雪,这情景,像一幅画永远镶嵌在我脑中……继而,三天两头,从九月到转年四月,一场接一场的雪,直下到近一米深。要是遇到大烟泡(就是暴风雪),就更加惊心动魄。呼啸的北风夹着漫天大雪铺天盖地而来,它以洪

荒之力把厚厚的积雪平地卷起,挟裹着它,再重重地随便把它扔在一个什么地方。暴风雪后便换了人间:一条条一座座山峦山谷平地而起,像一片无际的白沙丘。那天去团部开会,会后的那夜刮起了大烟泡,转天一早惦记着学生,非要赶回连队,好在是风雪已停。三十几里的路面被大烟泡吹得面目全非,平坦的公路一夜之间已经变成了无边的雪山、雪墙、雪峡谷,我只能以公路两旁大杨树和电线杆为坐标,一会儿爬雪山,一会儿钻雪谷,陷下去,爬上来,上上下下,深深浅浅,渴了抓把雪吃,饿了啃书包里的凉馒头,三十二里的路跋涉了整整一天,天傍黑才回到连队。好在那时年轻,并不觉得有多累。

这几次印象深刻的雪,有美好和浪漫,也有困顿和艰辛。看来,带着闲情逸致,雪景带给人的是浪漫和美好;若局于现实,再美妙的雪景于当事人也会熟视无睹。像朱光潜先生谈美时所说,一艘困在大雾弥漫海中的轮船,站在岸边的闲人欣赏到的是幅带着灰调子的朦胧美好的画面;而数日被困在船上的人只嫌它耽误程期,思虑的是何时云开雾散可以下船,绝无心思玩味它的美妙。是的,美好的雪景世界纯粹是意向的世界,只因她超乎了利害关系而能存在。审美是需要距离、更需要心情的。